

不
建
18

福建文史资料

第七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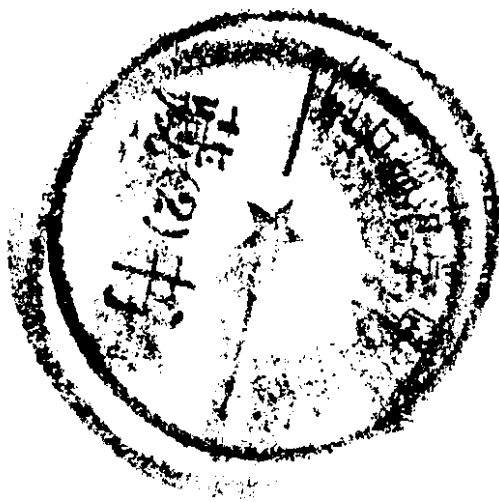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124081

1254/12
福建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K250.6
3119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福建文史资料（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125印张 144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50

书号：11173·115 定价：1.05元

目 录

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区农民武装斗争	
.....	傅柏翠(1)
毛主席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	傅柏翠(19)
中央红军入漳与闽南革命斗争的发展	
.....	陈少勇 吴行敏(30)
闽北革命斗争十八年的回忆.....	左丰美(39)
回忆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	郑丹甫(60)
南阳坝除害记.....	姜茂生(78)
草地随记.....	傅 斯(84)
 福州早期的革命斗争.....	吴徽谦(89)
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和黄花岗学校的回忆	
.....	张兆汉(99)
漳州芗潮剧社的战斗历程.....	文 政(116)
厦门劫狱始末记.....	翁进煌(127)
厦门劫狱侧记.....	陈鸿铿(140)
记杨潮案件.....	程星龄(143)
 缅怀王于洁烈士.....	张兆汉(151)

忆方尔灏烈士.....钱履周(158)

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的见闻
.....阮镇秋(163)

国民革命军进福州前的联络活动.....杨兆英(185)

订正.....(190)

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区 农民武装斗争

傅 柏 翠

北 四 区 简 况

北四区是上杭北路第四区的简称（当时上杭全县划分为二十多个自治区，北四区是其中之一）。其东北为北五区的古田，西南为北三区的丘坊，东南为龙岩的大池、小池，西北为连城的丰头、芷溪、庙前。北四区辖有蛟洋、崇头、坪埔、下郭车、上郭车、苏家陂、下到湖、圻下、东坑、陈坊、达里、杨枚坑、文地、赤坑、芒园、洋稠、太平源等二十个左右自然村，共有居户二千，人口八千左右。蛟洋是该区政治、文化和地理的中心，有居户五百，人口二千左右，傅氏一族聚居于此。这里的土地财富历来比其它各乡村为多，士绅居于统治地位。

北四区居民绝大多数是耕田或耕山的农民，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佃农和半自耕农，雇农和自耕农不多。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或以“公管”和“会季”名义占有。这些“公管”和“会季”被土豪劣绅和房族头子所掌握，其收入多用于祭神、祀鬼、请会、分肉等方面，一般农民是分享不到的。另外小部分土地，则落在连城芷溪黄姓等人手里。农民除受重租高利的剥削外，还常遭到本乡的神棍、族长、衙门胥役、外地奸商和惯匪的欺压盘

剥，生活异常艰苦。

建立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福建省委改变工作方向，开始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政策，罗明回厦门去，陈祖康留在永定坎市担任闽西特派员。傅柏翠被派回北四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从事农民运动。傅回蛟洋后，首先介绍傅希孟、傅岩生等数人入党，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以参加本乡革命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的领导工作。继又在农会会员中吸收了一批适合条件的先进分子，组成乡支部。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会组织逐渐扩大到四邻的崇头、坪埔、苏家陂、郭车、坑下、东墩、芒园、洋稠等乡村，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和觉悟农民，分别组织乡村支部或小组。一九二八年春，全区党员已达一百人以上，蛟洋一乡约占半数。当时上级曾陆续派遣林一株、兰为仁、兰鸿翔等前来秘密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教育。三月间，成立了北四区区委，上级派罗寿春来任书记，傅希孟、傅岩生、袁国嘉、雷时标等分任组织、宣传、农运、交通等领导，区委机关设在蛟洋文昌阁的广智小学。不久，邓子恢同志来指导工作，住了近二十天。当时区委以开展农民运动、发动土地斗争、准备武装暴动为中心工作，党员的分布几遍及全区。与本区相连的北五区巫坑村，随着农会组织的建立，也建立了党组织。

早在一九二六年冬间，蛟洋乡农民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农会的指导下，开始成立了一个乡农会，农会执行委员由几个房族头子充当。因为斗争方向不明确，农民群众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参加者不多，农会徒具形式。自北四区有了党组织后，党员参加农会的领导，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初步展开，会员政治觉悟渐有提

高。后来又在会员中吸收一批进步分子入党，使他们在农会中起核心作用，于是农会面貌焕然一新。党组织认为，要发动广大农民参加农会，必须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才能使群众认识到农会的力量，由是提出了“二五减租”的口号。但这时距离明年秋收尚远，究竟能否实现，农民存在观望心理。后来又提出先向地主索回本年秋季收去租谷的七分之一，以此作为斗争的目标。我们首先集中力量，打落了一个最有声势的管公堂的房族头子的威风，迫得他答应退租。由是势如破竹，地主们都如数退回租谷。斗争的胜利，使本乡农民认识到团结斗争的重要，在两三天内，他们全部加入了农会。风声所至，四邻各乡的农民纷纷起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照着蛟洋的做法，不出一个月间，都组织起农会，进行退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为了便于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斗争力量，各乡农会联结起来，成立了北四区农会，统一领导全区农民运动。这时北五区巫坑村百余户农民也附搭进来。北三区的丘坊村、梅坝村受到影响，也酝酿着要组织农会。

北四区农会成立后，革命斗争逐渐发展，短短的几个月内，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一、清算土豪劣绅经营的地方公有财产，推翻反动族长的统治；二、限制富户抬高米谷价格，并禁止米谷私运出境；三、破除迷信，禁烟禁赌，革除社会恶习；四、抗纳地方政府及反动军队所派的苛捐杂税或饷款；五、为准备自卫，收缴民团及地主的枪械，筹款购置武器，请来广东师傅修造枪支，并组织农民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七、处决劫抢农民耕牛的兵匪。此外，我们创办了公学，开设农民夜习班，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还发动家家种茶种树以发展经济等等。

农民运动顺利发展的原因

北四区农民运动之所以能顺利发展，其原因在于：第一、全国革命形势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各地武装起义不断发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起义斗争对闽西农民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第二、福建反动统治集团内部极不统一，闽西的南北隅多半被杂牌军队割据，例如龙岩有陈国辉的民军，上杭有兰玉田的土著部队。兰的地位原由闽西一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帮他造成的。上杭“五·七”反革命“清党”时，兰适往长汀，事后他曾暗中一再向革命分子表示，不满其部属所为，嗣即将其参谋长刘炳焜（“清党”主凶、何应钦派来监视兰玉田的人）撵走，并将大土棍丘信夫枪毙（丘当时出钱运动“清党”），以此缓和人心，同时也为自己铲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兰玉田对北四区农民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不加干涉。第三、北四区村落分散，地主相互间联结不紧，势力不大集中。有些地主，或者自己还年青，或者他们的子弟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受了时代潮流和大革命中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思想渐渐发生变化。他们中少数人最后叛离了剥削阶级，接受党的教育，参加了革命组织，为农民运动做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而部分顽固地主和乡绅，因为人数不多，力量分散，看到农民力量壮大，一时也不敢公然出来反对。第四、北四区农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从小到大的，最初的退租斗争，地主方面损失不大，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顺乎情势答应退租；一部分地主慑于斗争威力也不能不答应；至于顽固的地主看到有怨例在先，都缩进了头，不敢说个不字了。第五、北四区农民斗争初起时，目标专对区内顽固的豪绅地主，力量集中，打击面小，斗争容易取得胜利。

蛟洋暴动的前后

一九二八年二、三月以后，北四区革命斗争仍在发展，打击面扩大了，面对的敌人就多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斗争，震惊了地方反动派，招致了各方面恶势力的憎恨，特别是“减租”、“抗租”、

“耕者有其田”等口号的提出，引起了反动地主的极大恐慌。于是本区和邻区、邻县地主互相串连，纠集一伙，以土豪劣绅为骨干，四出活动，并勾结郭凤鸣匪部，矛头直指北四区农民运动。

郭凤鸣匪部原属于谭曙卿的新编军，驻在泉州一带，由于纪律败坏，受群众控告，被从南昌起义队伍中分化出来的十一军（蔡廷锴率领的）解决了，残部逃回闽西老家。郭凤鸣在当地土豪劣霸拥戴下，自称“汀属总民团局长”，并得福建省政府所授省防军第二旅旅长职。郭自筹饷款，大肆派捐勒索，成为闽西一大害。他见兰玉田部实力薄弱，遂向上杭、永定一带扩充地盘。不久，兰部一个头子大土豪孔弼臣被其收买，实行倒戈，把兰逐走，上杭转入郭凤鸣之手。郭到上杭后，以县知事翁某及一伙过去被打倒的土豪劣绅痞棍等为爪牙，到处搜括，把大量临时派款加在农民身上。对此，北四区农会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发动抗捐抗税。郭匪本来就仇视革命，来杭后又受到北四区内外反动势力的煽动，对农会更为嫉恨。五月间，郭部有个连长，以招兵的名义，勾结蛟洋、丘坊一带地痞流氓，公然抢走了龙岩边界一个小村农民的耕牛数只。他们到蛟洋停留时，蛟洋农民协会的群众激于义愤，把那个连长和随从抓来杀了。时值全国白色恐怖严重，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郭见时机已到，便悍然命其走狗、上杭县知事翁赞平，用最后通牒方式，要北四区农会克日解散，并交出“共产分子”，否则即加“剿办”。

农会在党的领导下开会表示坚决反抗，准备实行武装斗争，并整顿扩充区、乡农民自卫军，动员农民报名参加自卫军。农民自卫军中自愿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八百余人，他们歃血立誓，表示愿意牺牲，奋斗到底。农会还决定在斗争需要时，全区武器悉供自卫军使用。至此，武装暴动准备就绪。

郭凤鸣见北四区农会反抗顽强，遂于六月二十五日分两路向蛟洋进攻。一由所部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驻上杭的钟铭清团派出胡、吴两营，经白砂进迫蛟洋；一由连城著名恶霸罗藻率其由股匪编成的补充团，经新泉、芷溪直趋芒园、蛟洋。他们分别以上杭北三区丘坊乡民团及连城芷溪乡民团（都是土匪编充）为响导，并有一群土劣地主尾随部队之后。胡、吴两营，由上杭出发，于当日到达蛟洋乡口的老圻下圩。罗藻部由连城出发，于二十六日上午续进至蛟洋。北四区农民自卫军于胡、吴两营到达老圻下圩时，即予迎击。蛟洋农民武装暴动于是幕启。

六月二十五日清晨，蛟洋武装农民自卫军六、七百人，在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伯屏等同志指挥下，埋伏在敌人来路侧旁的黄泥岗，和圻下圩背面山上，等到敌人逼近，即开枪射击，并燃土炮轰击。敌人后队登山，散开掩护，前队分左右两翼冲进。战斗刚十几分钟，敌人一个排长中弹倒地，在我喊杀声中，敌势稍退。后来我方火力不继，因土炮进硝迟缓，且后膛枪少，多用土铳，进硝亦缓。敌人凭着器利弹足，有作战经验，乘机再度冲来。战斗不到半小时，我方终因强弱悬殊，被迫后退，好在路径熟悉，摆脱了敌人的火力网。敌人只想占地掠财，无心恋战，占领阵地后，没有追击。此役敌我双方损失都很小。

北四区农民自卫军，总计二千人左右，一百五六十支步枪（多是土造单响，子弹缺乏），因前几天传闻敌人将要多路进攻，各乡都忙于防备，未能将武装力量集中投入战斗，因而失利。

蛟洋群众，闻知战斗失利，敌人就要冲到，来不及收拾东西，急忙逃避，有的奔入山中，有的奔向邻乡及北五区古田一带。

这次战斗失利后，蛟洋农民武装一部分经崇头、平埔退到郭车。二十五日晚我们与下郭车、上郭车、苏家陂、巫坑、坪埔、崇头各乡的负责人商妥行动计划。次日将各乡农民武装全部集合到附近蛟洋东南面的八岭岗一带高山观察动静，到达后，遇到先退至该处的一部分蛟洋武装。本来我们打算汇合起来进行反攻，但鉴于我方人数虽不少，战斗力却有限，且值新挫之余，不能与敌人硬拼，只可与之相持，迫敌退走，反攻之议遂罢。继而发现蛟洋乡西北角有五、六百穿另一色衣服的敌人，料定是连城罗藻部的补充团，敌人力量增加，更不可忽视。在此支持了一天，只与小队敌人接触一次，未发生大冲突。第三天下午，敌人分路来攻，我方武装分头阻击，终因枪劣弹少，无法取胜，只得退入深山。敌人走后，我方武装多散回各乡村，蛟洋武装因无家可归，未散。第四天，县委书记郭伯屏同志认为敌人势盛，我方势弱，一时难于迫使敌人退去，主张放弃北四区斗争的领导，邀我同往永定金砂方面帮助张鼎丞搞暴动。我不愿丢下本区群众，表示要坚持斗争，最后郭自去了，我仍留下。此时我身边只剩下少数人。党区委组织因书记罗寿春在敌人进入蛟洋时，未作交代即仓促离去，无形中垮了台，我便偕区党委傅希孟、傅岩生率领二十余个羸弱疲倦的武装，暂时隐蔽于巫坑、郭车一带山里。

郭凤鸣部进入蛟洋后，大肆焚掠，三天内共烧毁房屋七、八十座，民间财物不论金银贵物、被服、器具、牲畜、粮食，都被洗掠一空。当夜即有好多士兵在饱掠之后开小差溜走。随后敌团长钟铭清到来，一时土劣、地主、房族头子、恶霸、赌棍等纠集起来，办理所谓“善后”，向各乡勒索罚款各几千元，并要缴枪若干支，否则就要纵兵烧屋。他们在钟铭清的支持下，各向本乡群

众进行恫吓欺骗，诱使农民回家。当时除蛟洋、上郭车、巫坑等乡外，其它各乡的农民相继偷偷回到家里。反动势力死灰复燃，反动分子的凶恶面目也日益暴露。他们硬将罚款加在农运积极分子身上，并勒令克日缴出武器，“悔过自新”。一般觉悟高的农民在反动势力压迫下，认识到不继续斗争就不能生存，由是各乡党群骨干分子便联络起来，上山同我和傅岩生等商量，决定再度组织武装。

过了十几天，农民武装重新组织起来，鉴于前次失败的教训主要是武装数量虽多，但指挥不灵，战斗力不强，经不起冲击。现应强调重质不重量，由各乡主干挑选适合条件的青壮农民参加，把各乡所有后膛枪都集中给部队使用。部队由二、三十人，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人，七、八十支枪。部队起初流动于巫坑村、牛角坑、大山头等处，以避免被敌人发现。当时敌人实力数倍于我，且有地方反动势力和民团作帮凶，因此必须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先消灭地方的豪绅地主和坏分子，剪除敌人的爪牙，使其陷于孤立。同时要摧毁各乡复辟的反动统治，继续展开土地斗争，以减轻农民痛苦。议决之后，即于七月中旬开始行动。

第一天，根据芑园乡农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对正在筹办民团并替敌人逼收罚款的张笙初、邹洪宝、张茂榛等三个土劣恶棍进行制裁。经过调查并布置后，由芑园乡的同志带路，于夜间全队从森坑出发。先派出便衣武装三个小组，出其不意地把他们擒住，大队到达后，当场加以处决。第二天早晨，又赶到洋稠乡，以同样的办法处决了土劣张日金和严某，并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我们的行动深得群众的拥护。第三天，敌人闻讯，大队追来，我们队伍驻在大坪甲，在他们逼近前已上了山，略与接触，即从别径绕回芑园的李下坑，转向相距五、六十里的巫坑方面去。

这几次行动基本摧毁了芑园、洋稠二乡的反动统治势力，并

使十余个小村庄（人口一千余），周围六、七十里的地区成了后来革命武装自由活动的地带。其他各乡反动派，闻讯大起恐慌，感到自身难保。斗争的胜利也鼓起了农民群众的斗争勇气。大坪甲有二十多个勇敢的农民，在游击队帮助下夺取了地方反动派的枪支，武装了自己，并在官宁、官敖兄弟率领下参加了游击队，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实力。农民群众的积极斗争，为我们今后向外发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农民武装参加永定、龙岩革命斗争

永定的太平里、坎市周围，各乡村广大群众（不仅限于农民）苦于受陈国辉军阀和坎市卢姓大族的欺压，听到蛟洋、金砂两地农民连续爆发了土地革命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屡要跟着起来搞武装暴动，只是缺少一支现成的武装力量。中共福建省委为了要造成一个波澜壮阔的闽西斗争局面，遂于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决定把北四区农民武装调去打游击。这时部队经过整顿，已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枪一百多支，多属土造的，好的只有五、六支，每人子弹只有十余发。我们正拟再向各乡展开活动，适奉闽西特委信召，即于当日出发，翻山越岭，日宿夜行，两天后到达永定太平里的文溪区区委所在地，在这里，我们会见了省委调来的宣传部长兼闽西特委书记王海萍、委员刘端生及张旭高诸同志。特委有了这一支革命武装，立即召集区委简祥明、林梅汀等开会，并催促他们部署行动。于是在四天之内，就有孔夫、游湾、文溪、富岭头等乡的武装起义，农民武装还攻入西陂岭乡，活捉大地主二人，没收了他们的财物，烧毁他们一部分房屋。高陂、北山二乡虽还没有发生暴动，但已有个别同志和群众荷枪前来参加队伍。

孔夫乡起义时，我们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宣布成立闽西工农兵临时政府，把从北四区来的武装和当地武装，改编为福建红军，由特委任命张旭高为政府主席，傅柏翠为红军总指挥，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就职。一时各乡红旗飘飘，农民群众也都佩上了红领巾，出现了可喜的革命景象。

龙岩白土区后田与文溪区毗连，那里的农民在当年三月四日（阴历二月十三日）就暴动过一次，此时革命火焰复燃，准备作第二次暴动。特委率红军进击苏陂岭后刚回抵游湾口，在一座屋桥上得到龙岩县委陈品三同志的报告，要求红军立即开去协助暴动，并计划进一步夺取龙岩县城。特委据报，马上率领一部分红军出发。当时文溪等几乡新组织的武装成分不纯，多数人纪律性不强；有的没收了地主土豪的财物没有归公，急于要回家，特委亦听任他去。队伍当晚在隘头宿营，当地农民武装也来参加。次日清晨，红军经肖坑抵达后田，以前参加过暴动的农民立即起来响应，他们手持武器在前头带路，先围缴民团的枪械，后进入白土圩，捣毁反动机构，同时没收了一家反动分子经营的商店。当地农民捉到一个地主送来处理，因民愤甚大，即在圩场上予以枪决，农民割下他的头颅，以泄愤恨。时近中午，据报龙岩县城敌人已闻风逃避，空虚无备，特委得悉，立即下令进攻龙岩县城。

队伍出发，分为左右两路。右路挑选一部分精锐，由魏赤、官敖等同志率领，绕道出莲花山背，从山脚潜至南门河对面，冲过浮桥袭入南门。其余所有武装和群众为左路，随特委从曹溪圩经西山进攻西门。沿途用龙岩土话喊唤：“大家打陈国辉去！”当即有农民从田里辍耕，持着农具追随而来，人数甚众，声势顿振。不意左路行抵西山时，突遇埋伏在山上及路旁房屋里的民团的伏击。我部既未提防，又不明对方虚实，仓猝应战，随来的一部分徒手同志顿时奔散。敌人没有多少实力，亦不敢追击。左路

既失利，且有若干损失，右路亦无所收获。原来右路利用树林和房屋作掩蔽，进至南门河对岸，被守城敌人发现，立即闭门开枪抵抗。我军奋勇冲过浮桥，但城门已被紧闭。既无法冲进，又不能爬登，且每人只有数发子弹，相持一二刻钟，见左路无动静，不敢再虚耗弹药，只得撤回。两路退至仙宫山会齐后，再退转后田。时近黄昏，途中遇文溪各乡武装百余人赶来增援，但为时过晚了。当夜宿于后田，整顿队伍，查点人枪，北四区武装王全波牺牲，袁可兴受伤。另有傅庆荣在白土圩发洋财后潜逃，携走好枪一支。此外有本地徒手同志数人被俘，皆骂贼不屈就义，其中有个优秀的青年团员（姓名已忘记），刚被选上团中央候补委员。只此一事，损失可谓严重。但此次攻城，虽然军事失利，却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陈国辉军阀因此暂时停止了征收捐款，龙岩和坎市以东的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红军有了良好的印象，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斗争有着很大的革命力量。

次日，全部红军随特委从后田回到永定文溪区。当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转向金砂，与张鼎丞同志所部的红军汇合；一是回到北四区开展斗争。但当地同志不同意，主张攻下坎市以解决给养问题。特委认为坎市族大人众，农运还没有基础，反动势力较强，且有陈国辉部队驻防，不可进行军事冒险。当时有一个从坎市背面白渡乡来的黄埔军校出身的人，说他与坎市有世仇，志图报复，还讲了许多打坎市绝对有把握的理由。最后特委采纳了他的意见，连夜进行布置，由林一株率领文溪各乡武装担任左翼；那个军校出身的人星夜回去发动白渡乡武装，担任右翼，据说可发动八十多条好枪；其余武装随特委从远道迂回坎市正面，向天字岵进攻。次日，按既定计划进行。不料正面部队尚未到达，担任左面的文溪武装，因急于没收财物，孤军提早进攻。右面白渡乡的武装，则因昨天回去的那个军官出身的人夜间经过坎

市时被反动派扣留，泄露了底细，敌人将计就计，先发制人，星夜派民团突击白渡乡，当场我们有二、三个武装骨干被杀，并被缴去几支枪，结果白渡乡的武装没有出动。文溪的武装孤军急急进入坎市，当地敌人既知底细，预先埋伏好，待他们正忙于没收财物，突然出击，文溪武装猝不及防，仓惶退却，涉水过溪时，敌人追到，猛烈扫射，死伤十余人。特委率领正面进攻的部队，因临时搞米做饭，行动拖迟了，且系外来武装，路径不熟，带路的人又带错了路，磨蹭多时还没有到达，途中远远听到一阵枪声，由密而疏，由疏而寂，还以为我军已占领阵地，消灭了敌人，行近天字岭（坎市的关口），才知道我部已被击退，顿时进退失据。后来有的同志建议，开到侧向十余里处的许家山暂时驻扎，再探消息，特委从之。

特委率红军进到许家山，当地群众极表欢迎，驻此两三天，粮食蔬菜都由群众供给。在此得悉攻打坎市的后一天，坎市敌人发动了卢姓壮丁并勾串大排地方的匪徒，共计两三千人冲到文溪肆行报复，乱打、乱烧、乱杀，抢去米谷、衣物及猪牛无数。特委通知文溪的负责同志，将所有武装集中前来，一致行动，文溪同志未照办。特委遂决计率领身边红军转往永定金砂、古木督。第四天由许家山出发，打算到合溪圩（上杭辖境）宿营，因为当时有个同志说，他对合溪情况很熟悉，那里有自己的同志，民团不会反对我们，可由此借路通过。不料天将晚，行距合溪圩约一里许，山上碉堡里的团丁突向我军开枪扫射，我军奋勇攻击，相持近半个小时，团丁逃走。我军先头部队进入合溪圩，天已大黑，寻人买食不得，愤极放火烧店，无人出来救火，延及十余间。合溪圩既难宿营，乃忍饿前行。深夜赶至赤砂，群众已进入睡乡，闻敲门声，以为敌兵来到，马上鸣锣聚众，暗里大叫开炮，后经再三说明，始知是自己人，即燃起荆薪，见面握手，互